

文學研究法

二

學韻與學字

許氏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自宋刻後。世無傳本。清嘉慶間。籀花樹翻雕宋刻。稱爲善本。近日原板久亡。購求不易。本館今將初印本影摹上石。字大悅目。無異原本。此爲字書之源。講求國文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中國紙印 四冊 八角

王氏說文句讀

王筠著 王先生治說文之學。垂三十年。先成釋例二十卷。此書則薈萃羣言。折衷至當。既足正段氏之誤。尤能發許氏未盡之蘊。凡所引證。明白洞達。

▲中國紙印 十四冊 三元半

仿宋廣韻

說文以偏旁分部。廣韻以聲韻分字。學者檢查。各有其便。而欲知自漢以來。聲音訓詁之變遷。與古韻之面目者。則廣韻尤不能廢焉。澤存堂本。誤處甚多。清黎庶昌重摹宋刻。并附札記。其本最佳。原書刊入古逸叢書。素無單行本。今本館即用古逸叢書本摹印上石。當爲學界所歡迎也。

中國紙印 五冊 八角

佩文詩韻釋要

讀書必先識字。而識字必先審音。審音之精確。莫如佩文詩韻。釋要一書。本館用陸氏刻印本。精校數過。分爲兩冊。講求韻學者。不可不備此書。

中國紙印 二冊 四角

文學研究法卷二

桐城姚永樸仲實

運會

文心雕龍時序篇云。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颯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

衍

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焯煜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尙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訖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鄒陽枚乘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僅以鼎食。擢公孫宏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氏朱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氏晉郎之徒。嚴安終軍枚臯子乘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逸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

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

歸。祖述楚辭。靈均離騷名。余曰。正則。今字。余曰。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

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

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

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憲王。著。擅其懿文。沛王獻王。輔。振其通論。帝

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固。傳。綴。三崔實。駸。瑗。

王壽。延。融。馬融。衡。張衡。邕。蔡邕。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

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

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

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

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字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

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

士雲蒸。仲宣

字王粲

委質於漢南。孔璋

字陳琳

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

土。公幹

字劉楨

徇質於海隅。德璉

字應璩

綜其斐然之思。元瑜

字阮瑀

展其翮

翩之樂。文蔚

字路粹

休伯

字繁欽

之儔。于叔

字郁

德祖

字楊修

之侶。傲雅觴豆

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資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

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

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

晏

劉

劭

羣才迭相照耀。少

主相仍。唯高貴

公高貴鄉

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

年魏主芳

餘

風。篇體輕澹。而嵇

康

阮

籍

應

璩

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

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維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

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

字張華

搖筆而散

珠太冲

字左思

動墨而橫錦

岳

潘氏夏侯

曜聯璧之華

機雲

並陸氏

標二俊

宋應

貞傳

三張

載協亢

之徒

孫

綽

摯

成公綴

之屬並結藻清英流

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

披文建學劉

隗刁協

禮吏而寵榮景純

郭璞字

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

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

亮

以筆才

逾親溫

嶠

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

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

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

宏

殷

文仲

之曹

孫

盛

于

寶

之輩雖才

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

極屯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

法輪經

老子

在周

之旨

歸賦乃漆園

史記

之旨歸賦乃漆園

莊子傳周嘗爲蒙漆園吏

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廢興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

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

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達袁淑聯宗以

龍章。顏之延謝靈運重葉以鳳采。何遜范雲張邵沈約之徒。亦不可勝數也。

案所論於晉宋以前。文學廢興已得其概。惟末於齊。語焉不詳。豈有所

諱而然歟。茲故弗錄。而撮鈔諸史續之。蓋文苑傳起於後漢書。而無

序。三國志無文苑傳。晉書文苑南史文學兩傳序亦略。據北史文苑傳

序云。永明南齊武帝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之際。太和魏孝文帝年號天保北齊文宣帝年號之間。

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

質。氣質則理勝。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

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梁自大同武帝年號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

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

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
統萬幾。每念斲雕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
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
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
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
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唐書文藝傳序云。唐有天下
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初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
合低昂。故王^勃楊^炯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
黜浮。氣益雄渾。則燕^張許^蘇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
大歷^{代宗}貞元^{年號}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
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鑠晉魏。上軌漢周。

唐之文章。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尙已。五代史無文苑傳。宋史文苑傳序云。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尙文。端本乎此。太宗眞宗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遼史文學傳序云。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

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

景宗賢聖
宗隆緒

間則科目聿

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

時以蒐獮爲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金史文藝傳序云。金初未有文

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

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書。宋士多歸之。熙宗款

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

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

書命。粲然可觀。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

之間。非遼世所及。元史無文苑傳。特附於儒學傳中。大抵自南宋而文

學已衰。其時文惟朱子及呂成公。

祖謙

詩則陳簡齋

與義

曾茶山

幾

陸放翁

楊誠齋

萬里

爲之最。其後金則元遺山。元則劉靜修

因

虞文靖

集

揭文安

斯僕

楊仲宏

載

范德機

梓

吳立夫

萊

黃文獻

指

柳道傳

實

皆有名於時。而

開明初風氣。故明史文苑傳序云。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

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啓楊楨張寧以徐一

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永

宣永樂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

弘正弘治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

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

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世宗時。王慎中唐順之輩。

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

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

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

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

天啓崇禎
崇禎宗年號

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

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此皆前史所載之可考而知

者。至於清室二百七十餘年之間。人才亦不少。古文則有侯方域魏禧

汪琬姜宸英方苞劉大櫟姚鼐管同梅曾亮惲敬張惠言曾國藩張裕

釗吳汝綸。駢文則有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詩則有龔鼎孳吳

偉業王士正施閏章宋琬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而大櫟及鼐之詩亦

最勝。其末造有莫友芝鄭珍。此其大略也。今綜而觀之。雖歷代英才。

應運而出。然元明清文學遜於宋。宋遜於唐。唐遜於周秦兩漢。豈不能

不爲時代所限歟。昔朱子讀唐志。謂自孟子沒。天下之士。不求知道養

德。以充其內。而文章遂無實。東京以後。訖於隋唐。愈下愈衰。韓愈氏出。

始追六藝而作原道諸篇。然讀其書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者。自不少。若

夫所原之道。則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故其論古人。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不及董賈。其論當世之弊。但以詞不已出。遂有神徂聖伏之歎。則師生傳受。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自是以來。又數百年。而後有歐陽子。其病亦同。唐荆川與茅鹿門書。亦謂作文必洗滌心源。然後有真精神。卽以詩論。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兩家所論。實洞然於古今文章升降之由。非率爾操觚者所能窺見。雖然。荆川謂休文不及淵明是矣。而朱子之譏韓歐。則未免已甚。何以言之。

昌黎遊戲之文本不多。其有之。亦別寓深意。固與道術無妨。蘇子瞻答楊康功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可謂深知文章之趣。至干乞乃少年事。觀上賈滑州書云。愈年二十有三。上崔虞部書云。愈今二十有六矣。上宰相書云。今有人生二十有八年矣。卽其明證。其後德成行尊。則不屑爲之。故答李習之書云。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若夫答崔立之書。以孟子與諸家並言。特卽文章一端論之耳。其於道術。原道固云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讀荀子又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未嘗以爲一等。董賈雖集中未言及。而李南紀作昌黎集序云。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

者也。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又有明如賈誼之語。是師友講論之際。必及二子可知。况辭必已出。本禮記曲禮毋勦說毋雷同而來。尤足爲文家鍼砭。而何譏焉。是以程子嘗推韓公爲豪傑之士。黃東發日抄云。臨川王氏爲詩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夫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正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今譏其無補。不足服昌黎也。且王氏亦不過費精神以從事文墨。正欲學昌黎而未至者。奈何身自爲之。而反以譏人耶。晦庵先生校昌黎文。乃取此詩附於後。殊所未曉。曾文正公答劉孟容書云。朱子譏韓歐裂道與文爲二物。而歐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等。其意深慕立德之徒。而以功與言爲不足貴。朱子豈忘此說。奚病之若是哉。

案蘇

子由歐陽公神道碑云。自魏晉以來。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其後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及公之文出。乃復無愧於古。嗚呼。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哉。方望溪贈方文翰序云。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伎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飄流